

1981年，萨达特被刺杀震惊世界

近日，一段疑似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遭袭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虽然后来外媒报道称，该视频与阿巴斯无关，但该事件还是在网络上产生不小影响。若阿巴斯真的遭袭，中东局势将更加复杂。历史上的确有总统因中东问题丧生，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刺杀，世界哗然。



萨达特(左一站立者)向人群挥手。

1

“潜伏者”参加阅兵

1978年达成的《戴维营协议》让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一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此基础上，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了《埃以和平条约》，该条约结束了埃及与以色列的敌对行动，双方将互相尊重主权。但萨达特这一举动在阿拉伯世界内引起不满，多个阿拉伯国家一度选择与埃及断交，埃及甚至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当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表示：“让他们签他们喜

欢的东西吧，虚假的和平不会长久。”

在埃及国内，《埃以和平条约》的签署引起极端分子的愤怒，特别是激进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公开呼吁推翻萨达特。据美国记者劳伦斯·赖特报道，这个组织秘密招募军官、储备武器，等待时机彻底推翻现有秩序。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艾尔·祖马就潜伏在埃及军方情报机构中，他的计划包括“杀死埃及主要领导人，占领军队与国家安全机关总部、通讯大楼、广播与电视大楼，向

国内播放伊斯兰革命的新闻”。

1981年开始，埃及发生多起暴乱事件。1981年6月，穆斯林与科普特基督徒发生严重暴力冲突，萨达特展开大规模镇压行动。1981年9月初，超过1500名“危险分子”被逮捕入狱，但在这场大围捕中，一个名叫哈立德·伊斯兰博利的极端分子成漏网之鱼。伊斯兰博利潜伏在埃及军中，是一名军官。他还入选参加1981年10月6日的埃及庆祝中东“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阅兵式。



刺杀现场，刺客向人群开枪。

2

没想到迎来的竟是手榴弹

1981年10月6日上午，开罗近郊的阅兵广场上，埃及国旗迎风飘扬，检阅台上聚集该国政府要员、多国驻埃及使节、专家和记者。多个保镖将萨达特重重围护，这位60多岁的总统身穿笔挺军装，胸前挂满勋章，显得格外精神。

阅兵正式开始，各兵种方阵从检阅台前走过，最前面的是步兵。很多埃及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实况转播，电视台解说员介绍道：“看啊！精锐的埃及军队开始接受总统检阅……”萨达特以及检阅台上的其他官员都站了起来，向受阅士兵行军礼。炮车通过检阅台时，解说员很兴奋：“这是我们的‘战争之神’……”

阅兵进入后半程。埃及空军一组幻影喷气式战机拖着彩色

烟带从人们头顶飞过。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空军的特技表演吸引，现场没人注意到，这时检阅台前停下一辆炮车，还有受阅军人从中跳出。更没人想到，他们是来向萨达特索命的。据萨达特的侄子塔拉阿特后来回忆，当刺客靠近检阅台时，萨达特还以为是他“孩子们”向他致敬或献花，没想到迎来的竟是手榴弹。

只见跳出炮车的伊斯兰博利迅速奔向检阅台，朝萨达特投掷了3颗手榴弹。当时只有一颗手榴弹爆炸，且没击中目标。其他几名刺客见状，立即拿出冲锋枪向检阅台扫射，直至弹药用尽。萨达特不幸中弹倒下，人们努力向萨达特身边扔椅子，以免总统遭到更多枪击。

3

“战争与和平的英雄”

这场震惊世界的袭击持续了两分钟，交火结束后，刺客被抓获，萨达特也被抬到直升机上，紧急送往开罗的迈阿迪军队医院急救。萨达特身上有多处枪伤，流血过多，被送到医院近两小时后就不幸辞世。除了萨达特外，还有很多人在这场阅兵袭击中遇难、受伤，时任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受轻伤。

1981年10月10日，埃及政府为萨达特举行葬礼，多国政要参加，其中包括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萨达特的墓碑铭文写着“战争与和平的英雄”。

在事后的审讯中，伊斯兰博利交代了此次刺杀萨达特的原因，主要是对萨达特同以色列签署和约不满。1982年4月，伊斯兰博利和其他同犯被处决。

萨达特遇刺8天后，穆巴拉克当选埃及第四任总统。后来，穆巴拉克也差点被极端分子刺杀。1995年6月，穆巴拉克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国际机场进城，出席非洲的国际会议，途中遭到机枪扫射，幸亏司机驾驶技术高超，当即掉转车头，把穆巴拉克送回机场，安全返回埃及。据《环球时报》

拿大学文凭，

欧美女性走了数百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图尔特·韦茨曼设计学院近日宣布在2024年为中国建筑学家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位，引发舆论关注。作为宾大建筑专业最早一批中国留学生，林徽因完成了学业，却未能获得相应的文凭，如今的学位追授距离她求学时已过去整整一个世纪。舆论慨叹，即便是在崇尚“平等、自由”的西方国家，教育平权也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像林徽因一样在高等学府受到区别对待的杰出女性不在少数，就连老牌的常春藤名校也曾是性别歧视的重灾区。

欧洲早期的大学多与教廷相关，这些学府致力于培养神职人员，少数大学开设法律和医学专业。不过，在中世纪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属于男性的特权。1672年，威尼斯贵族女性埃琳娜·皮斯科皮亚进入帕多瓦大学就读，以出众的学识和辩才为一众学者留下深刻印象。而当她完成学业、准备申请学位时，却遭到教会的干预——“女人不能持有神学学位”。在一段时间的“拉锯”后，皮斯科皮亚最终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像帕多瓦大学一样，欧洲很多学府允许女性前来听课，就是不颁发学位。在大洋彼岸的欧洲，高等学府的招生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哈佛大学自1636年创办以来，几个世纪内都仅招收家境显赫的白人男性。

19世纪社会分工的变化引发美国有关女性教育、就业的一场大讨论。随着要求允许女性读大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高等学府逐渐放宽招生限制，欧美国家开始出现女子高校。创办于1836年的美国卫斯理安学院就是其中的典型。

即便如此，19世纪的女性也只是获得更多读书的权利，从入学到毕业，她们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比如在一些高校，很多教室仅允许男性进入，课外活动也要按性别分开进行。有的院校甚至将女性的日常教学和住宿统一安排在同一栋楼内。

此外，“不发学历”的现象在很多高校仍然普遍存在。1869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录取了7名女医学生，她们不仅在求学时经常遭到教授的冷遇、同学的讥嘲，毕业时又有多人被拒绝颁发学历，只得出国求职。直至2019年，她们才被医学院追授学位，此时距她们入学已过去整整150年。1849年，美国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在求职道路上屡遭遭拒，其中一家用人单位竟然建议她“乔装成男人申请”。以林徽因就读的宾大为例，在该校1951年的招生中，共有1700多名女生入学，就与学位无缘。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载，直至几十年前，莘莘学子向往的美国常春藤名校也多为性别歧视的“重灾区”。1966年《耶鲁校友杂志》接到投稿，投稿人公开呼吁“不要让女人走进校园”。达特茅斯学院的男生宿舍曾经挂过写着“宁死也不接受混校”的横幅。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放开”反而要比一般学府晚得多，藤校真正做到“不卡性别”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事情。《今日美国报》举例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直到1969年才正式开始录取女性，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在1971年和1981年招收女生。哈佛大学还是在1977年后才开始接纳女性学生。尽管这些藤校早年也曾零星录取过一些女性学生，但她们参与的大多是无学历的进修项目。本报综合消息



1968年，女生参观耶鲁大学。